

我认识的胡冬林有两个。一个是进山前的。那会儿胡老师在《小说月刊》当编辑。我们认识，但不熟。关于他的信息多是道听途说：他是作家胡昭先生的儿子；除了当编辑外，他更多的精力花在写作上；他脾气不好，说话冲，动不动惹是生非。这些信息集合起来的结果就是，对胡老师，敬而远之，是最恰当的相处方式。

这一敬，就是十几年。后来听说，他进山了。再后来，他回来了。我们在作协开会时遇见，他说我一路走来，很慌张。”

他说他在山里待太久了，四处乱走习惯了，突然回到城市里面，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他无所适从，“过马路都不会了。”他把自己形容得像个小孩子，或者是深山里偶尔进城的人，脸上还浮现出可用“天真”来形容的笑容。

这是胡冬林吗？如果是，也是一个新版胡冬林。他去了长白山二道白河，住了几年，内存和版本居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你在山里干了些什么？我们问他。

这句话就像“芝麻，开门”一样，打开了胡冬林的语言山洞，再也没关上过。

山里发生了什么？

熊被谋杀，狐狸在微笑，凶猛的野猪豹子，跳跃的马鹿，被围捕的紫貂为了逃命咬掉自己足踝，山猫明目张胆地偷鸡摸鹅，“倒木”的窠臼里面，怀孕的母蛇盘成一团，挺着肚子的花鼠却在林间蹦蹦跳跳，几百种鸟，羽毛的颜色，飞翔的姿态，求偶时的叫声，山坡上地毡般的野花，林间比野花还要漂亮的蘑菇，那么多浆果、野果和坚果，还有昆虫，他的讲述色香味俱全，词语像瀑布一样从他的嘴里奔涌而出，长白山森林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家珍，每个活物都有好玩儿的八卦，见过面的动植物摇身一变成了他的姐妹兄弟、街坊邻里。他坠入大自然的情网，爱得不能自拔，给他时间，他可以一直一直讲述下去。我们很快发现，他不只可以一直一直讲下去，还可以一遍一遍地讲下去。

他的讲述很动人。天池山峰，森林野物，不是被描述，而是被搬运。他把一整个山林野地搬到了我们面前，像占山的大王介绍着他的一亩三分地，渴望让地球上的人全都都知道他的山有多好，树有多高，鸟飞得多远。这时候的胡冬林是骄傲的，洋洋得意的，“恋物”恋得一塌糊涂，“炫富”炫得花样繁多，但提到自己时，他的姿态立刻变得谦逊，“我，一个自然写作者，没有资格说‘创作’二字，我做的只是描摹和叙述，这种描摹能反映大自然

明月松间照

□金仁顺

伟大杰作的一角已让我感到欣慰。”

2015年十几个作家、编辑一起去长白山，从出发那一刻起，他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莫名。他要回家了，马上就要见到他惦记着的熊，挂念着的鹿，各种鸟、无数昆虫，花花草草，他给很多动物取了名字，二小子三姑娘某先生某太太，山林里面藏着他的亲友团，他的身体里面燃烧着火，越接近山林他越激动，他的身体像纸一样都快包不住火了。

我们在山里待了五六天，胡冬林对长白山的解读大到天池和森林，小到蚂蚁和真菌，问他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搜罗家器一样，产生出无穷无尽的词条，丰富庞杂的信息随口就来，作为人工服务器，他还经常附送其他信息大礼包。所有关于山林的提问他都喜欢，所有爱山林的人都爱。

白天我们在森林里转，晚上去当地串儿店撸串儿喝酒，很多人都跟他认识，他差不多也知道小镇所有人的故事。

“会不会有人来杀我啊？”他探头看看外面，轻笑着说道。

几年前，森林里好几头熊被猎者接连杀害，割熊掌取熊胆，现场惨不忍睹，胡冬林揪心揪肺，为护熊发起倡议，一时间应者云集，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盗猎被禁止住，但他自己却变成了猎枪下的目标，不得已回到长春蛰居。

胡冬林的软心肠和坏脾气一直很兼容。软心肠才能全心全意地爱自然万物，爱得如此沉浸，爱得心疼肝颤，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恋人絮语，每一本书都是写给森林的情书。年轻时候的胡冬林，从父亲那里不只继承了血脉，还继承了文学理想，他想写出好作品，成为好作家。他的心很野很大，藏得很深，但他的写作却始终没有找到调子，踩到点儿上，创作焦虑把他岩浆般的热烈和涌动锁在身体里，把他变成了一个急躁、狂放、莽荒的中年男人。但机缘巧合，有一天，“头脑中‘咔’的一响，像钥匙开锁，十多年无素材可写的煎熬，写作方向上的彷徨，对动植物的挚爱及知识储备的无处可用，对自然文学写作无门可入的苦恼——混沌中似推开大门，天光明媚。”

他决定进山。在他进山的路上，创作灵魂就此苏醒。

创作是艰难的。虽然胡冬林在人前提起山林就眉飞色舞，笑口常开，高兴是实打实的，但寂寞和困苦更是实打实的，没有同行者，没有观众听众，没有应和，没有温暖，就只有他一个人，“漫漫征途，没日没夜，没有女人，没有好睡眠，没有朋友，老鳏夫守孤灯的日子，一天天熬啃自

己，才能成大事儿。”

胡冬林是少见的、在当下还屡屡谈及理想和梦想的人，他有很多书要写，已经动笔的书总能让他受到启发，写出更多本书，他的计划源源不断，每次我们开会见面，他都要罗列一下正在写的几本，和即将写的几本，以及他认为题材非常动人的未来几本。他知道自己正在写什么，他知道自己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他很着急，担心时间不多，担心自己更多的想法不能被实现。

“我无比感激自然万物，感激它们在亿万年进化长河中付出的漫长艰辛的适应过程，无比感激自然科学家和自然作家，他们的著作滋养并指引我每一步都走得更坚定有力。无比感激热爱森林的父母对我自幼潜移默化影响，使我最终选定了生态写作的道路——我笨拙木讷且已过黄金年龄，但又无比幸运，至少还能在森林中游历十年，写上十年。”

冥冥之中，他好像知道自己处于一个黄金时光洞中，他走进了禁区，窥见了秘密，他不能长久地待在山洞里，他要尽可能快地把宝藏转移出去，晚了就来不及了。但他不知道，期限已经定好，是2017年5月4日。

2007年5月4日，是他带着书稿和行李，入驻二道白河镇的日子。

胡冬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蘑菇课》《野猪王》《狐狸的微笑》《鹰屯》《青羊消息》《巨虫公园》《原始森林手记》等多部，获奖众多。

很多人说，是长白山成全了胡冬林。没有长白山，就没有胡冬林在文学上的成就。这话或许是对的。但胡冬林何尝不是成全了长白山？他的描述和记录，让读者在文字上面，感受到了长白山的魅力和魔力。文学作品的意义一向很难估量，“宁愿失去100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胡冬林的作品对于长白山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尚待日后考量，他作品的价值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什么时候我停止了或者没有了讲述的渴望，我的激情也就没有了。”

他的激情并未消失，但他的口头讲述随着生命的戛然而止，踩了急刹。他走得太急了，心急火燎的，就像每次进山时一样。山林里的故事仍在继续，长白山区的松林，夜夜清香，甘冽如酒，明月在天上，胡冬林的笑容在月中。



解。我们了解的是他笔下的动物世界、动物的生活、动物的情感，甚至是植物的世界、植物的生活、植物的情感。《山林笔记》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胡冬林的生活、胡冬林的世界、胡冬林的情感。胡冬林的日常生活、胡冬林的喜怒哀乐、胡冬林的理想、思想都在几部《山林笔记》里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立体、更完整的胡冬林。他为发现动物植物的秘密而高兴，为动植物的消失而忧伤，为作品的发表出版而期待和焦虑，为有人评论和表扬他的作品而喜悦和兴奋，等等，都在他的作品里或完整或部分在体现的。由此，我们对胡冬林更加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种敬意。

我们常常说胡冬林是生态写作、自然写作，说胡冬林是个环保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我不这样说他简单归类。他的写作不是生态写作、自然写作那么简单，他的作为，也不是环保主义者、环保主义战士那么简单。我把他当作一个有人格魅力和文格魅力的作家。这个魅力就是胡冬林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情怀。

胡冬林的诗和远方

□彭学明

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蘑菇课》等多部作品都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和少数民族重点作品项目的作品。胡冬林本人也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树立的作家榜样，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型。胡冬林在世时，我们曾经几次将他作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型上报到中宣部，并且在中国人民作家协会全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交流暨创作联络会上，邀请他作为典型进行发言。可以说胡冬林一直是我们心中敬重和敬畏的作家，是一个有文学光芒和人格光芒的作家。《作家》杂志社和时代文学出版社在胡冬林同志去世时分别发表和出版了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我很感动，体现了《作家》杂志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的人文情怀和人文关怀，证明了胡冬林作为一个作家的榜样所散发出来的力量与影响，也体现了我们对有文学光芒和人格光芒的作家的一种敬意。一个人在他告别这个世界多年后还能让我们以各种方式想起他、怀念他、纪念他，就证明了这个人是个大写的的人。现在，我们这样的纪念方式，就在证明胡冬林是个大写的的人，是个大写的作家。

以前对胡冬林的了解，只是对他作品的了解。我们了解的是他笔下的动物世界、动物的生活、动物的情感，甚至是植物的世界、植物的生活、植物的情感。《山林笔记》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胡冬林的生活、胡冬林的世界、胡冬林的情感。胡冬林的日常生活、胡冬林的喜怒哀乐、胡冬林的理想、思想都在几部《山林笔记》里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立体、更完整的胡冬林。他为发现动物植物的秘密而高兴，为动植物的消失而忧伤，为作品的发表出版而期待和焦虑，为有人评论和表扬他的作品而喜悦和兴奋，等等，都在他的作品里或完整或部分在体现的。由此，我们对胡冬林更加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种敬意。

我们常常说胡冬林是生态写作、自然写作，说胡冬林是个环保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我不这样说他简单归类。他的写作不是生态写作、自然写作那么简单，他的作为，也不是环保主义者、环保主义战士那么简单。我把他当作一个有人格魅力和文格魅力的作家。这个魅力就是胡冬林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情怀。

在我的眼里，胡冬林既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憧

憬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实践者，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书写者。为什么说他是理想主义的憧憬者？因为在他的日记里、创作谈中和作品里，我们都能感受到胡冬林是在建立自己完整的文学理想，这个文学理想就是作为森林之子建一座自己的文学森林地，并且为这座文学森林一直在坚持、坚守、坚定不移的朝着这个目标，永不放弃。正是这种坚定的文学理想，使得他留下了《野猪王》《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蘑菇课》《原始森林笔记》等文学作品，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森林。

说他是现实主义的实践者，是因为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他没有像有的作家一样囿于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像有蜷缩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坐井观天，而是真像一个森林之子，用行动走向了广阔的自然，融进了广袤的世界，融入长白山；同时，又是一个观察者、思想者，走近现实、走近时代、走近社会。他作品中所写的猎杀、盗伐、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等不文明行径，他笔下所体现的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痛感，对野生世界的生命体恤和观照，都证明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这种现实主义的实践者，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他的文学情怀。这种文学情怀就是心怀自然万物、悲悯万物苍生。你看《山林笔记》和以前的作品，每一种动物在他眼里都是生命，每一种植物在他眼里都是生命，并且都是平等的生命，他呼吁我们要去尊重和善待这些生命，要去珍惜和呵护这些生命，他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这些生命、捍卫这些生命。可以说，他是穷极一生在为有别于人类生命的所有生命而痛、而喜、而歌、而哭。他的这种文学理想与文学情怀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特别是文学界和作家们所稀缺的，是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去尊敬、去学习。胡冬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理想与文学情怀，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界的励志书和座右铭。

为什么说他是浪漫主义书写者？在胡冬林作品的艺术表达上，我刚才虽说他写盗伐、猎杀、严重的生态破坏的痛感，但是更多书写的是对动植物生命景象的一种惊喜表达、是溢于言表的幸福、快乐。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和掌握了动植物不为人知的生命秘密时，那种一次又一次惊喜的表达，都在文字的韵律和情感的韵味里，极为浪漫、极为抒情、极为诗意，充满童真和诗性。所以我说他是浪漫主义的书写者。这种浪漫主义的书写，使得他的作品有了光亮，有了诗和远方，也有了无穷无尽的遐想。

《山林笔记》：自然文学的产床

□秦艳华

《山林笔记》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它首先是一部作者自己创作生活的日记式自述，也是一位作家日积月累记录下来的珍贵的创作素材。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但读完此书，却不由得脚步生风一种审美享受，并伴随着一种深探的敬意。我们仿佛看到了胡冬林的身影，正在跟着他的脚步徜徉在长白山茫茫林海，与大家一起亲近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一起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仿佛看到他那长久不得舒展、一直凝望着深深思虑的满是沧桑的脸庞，与他一同感受在文学道路上不懈跋涉的艰辛……

人类发展历程一直是与自然生态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的活动越广泛，自然生态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在对待自然生态的问题上，人类往往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妄自尊大，肆意侵占自然、破坏环境，践踏生存，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危机频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重大威胁。

人们很早就主张人类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中国古代先哲所说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用物有度”等理念，就很好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协调、融洽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只能依靠自然而生活。人的生命是在与天地万物的共生共存中体现出尊严和意义的，所以关爱自己的生命也必须关爱万物、关爱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种生态观也成为有责任感的作家的创作意识。胡冬林是我国生态文学代表作家，他把中国的生态文学推向了一个新境界。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取决于他扎实的写作功力，更取决于他对现实（长白山林区）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胡冬林长期坚持在长白山林区考察访问，对长白山生态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创作了大量生态文学作品，获得了许多重要奖项。正当人们对他有更高期待的时候，他却突发疾病，倒在了向创作高峰攀登的路途中，留给人们深深的痛惜。

胡冬林在《山林笔记》里记下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他在2008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愈发明确了来林区的想法：确立自己今后的事业与方向，将终生喜好与理想融治地结合；创造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自然文学作品。”他要求自己的创作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他在2010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的：“现在想来，我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歌颂野生生命，反对或反思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

从《山林笔记》，我们看到胡冬林把美国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当成了自己创作的榜样。如他在2008年6月17日写道：“反观利奥波德，那才是伟大的思想者。而我的脑袋里尽是故事和画面，同时文字表达上也贫乏，无思想内涵，这和以前修炼不够和‘文革’影响有关。”他还在2011年2月24日写道：“几天来一直在读美国作家格雷姆·泰勒的《地球危机》，很及时，很有启发，书中一些观点和见解马上就可以用到我的写作中。”他以这些作家的作品为标准检视自己的创作，查找自己的不足，并善于借鉴经验，吸取营养。对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他最喜爱的还是梭罗。他在2008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照梭罗的日记再看我的自然日记，人家真是大师，思想和语言都那么深邃、朴实、准确、形象。五十三周岁的我要向他学习，哪怕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沾上一点仙气儿。”再如2012年2月13日的日记：“在城市中，灵感一旦枯竭，情绪则极度低落，无所适从。此时只有读书才能缓解那种近乎绝望的情绪。而梭罗的书，经常在这种情况下给我及时的安慰。这个与我灵魂相遇的先人，常常将我情绪的为年终解救出来并带来温暖与愉悦……感谢你梭罗，我的知音，我心灵的守护者。”

从《山林笔记》，我们看到胡冬林深深地爱着森林中的一切生灵，把自己与自然合为一体。他在2009年7月19日写道：“想起那天有人问我：你认识那么多植物、昆虫、蘑菇、鸟类，有什么用？他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以下是我的回答：热爱，热爱森林中的一切！所有的动植物我都热爱，连他们的名字也很美，像一首首诗，一篇篇散文。而那些名称背后的生命已存在了数亿年，每个物种从诞生到今后的历程都是自然的奥秘与奇迹，值得大书特书。”胡冬林对森林里的动植物怀有深深的感情，不仅仅是喜欢，更是热爱。这是一种伦理上的责任感，是一种“生态良心”。他对自然的态度与西方自然文学理念完全一致，他俨然丢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看待事物的观念，从他的叙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欣喜与欢畅。

《山林笔记》是胡冬林自然文学的产床。透过这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胡冬林已经为“创造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自然文学作品”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长假以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倒木”与“鲸落”

□刘大先

森林中有时会奇异地出现特别整齐的一排树，仿佛排着队，胡冬林一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排树生长在一棵倒树的木头上，树种可能就是那倒木自己的，它们汲取倒木母体的营养，茁壮生长。

2008年9月的某一天，胡冬林在日记中写下了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王柏跟他讲的一株树。“王老师讲一株近三百年的老松树，胸径一至二米，高二十三米以上，在一次强劲的山风中刮倒。头一年什么也没长，第二年它在沉淀和酝酿，第三年开始同时长出香菇、冻蘑，王老师每年秋季都来守着它，整整守了十年。香菇基本上长在根部，中上段长冻蘑。香菇数量多少不等，每次都有两三斤，冻蘑则一采就是百余斤（冻蘑菇湿漉漉的，压秤）。二三年过去，树没动了，营养成分越来越少，依旧生长少量香菇，冻蘑已不再生长，但还会生长其他腐生性蘑菇，各种小菇等。再往后，它将一点点被分解，回归土壤，在它的身上会长出数株排列成行的其他树木……倒木又是松鼠、花栗鼠剥坚果的餐台，紫貂常来栖身的通道，同时也是餐桌，还是各种昆虫的栖身之所，各种树种的扎根之地。”（152-153页）胡冬林记录下这些，并构思写一篇《树木的一生》。在此前此后有很多次的日记中他都记载了类似的发现：“树活着是个有益于自然与人类的生命，死后的站杆仍对自然环境有利，倒下后漫长的腐烂过程仍在发挥这个作用”（145页）。我不知道这篇作品最终写出来没有，但这些都关于倒木的记录片段，很清楚地显示了《山林笔记》的特色：认知性、亲历性与直击心灵的隐喻性。胡冬林与《山林笔记》本身其实也就是一棵死去后依然滋养着后来者的“倒木”。

《山林笔记》是胡冬林半隐居式的生活在长白山林间的日记（2005-2012年），记载了他对森林草木、飞鸟走兽、蘑菇昆虫的观察与研究过程，可以视作是他为自己的小说与散文创作进行的生活体验与素材积累。原本它们会作为元素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但因为2017年他溘然辞世，很多构思与设想都未能成文，所以《山林笔记》并非一部刻意写成的书，而是像它所涉及的对象一样是非主观的产物——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它都是切切实实的“自然之书”。这部带有“原生态”意味的自然之书的整理与出版尤其具有史料的价值。这个史料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同时因为他长期的跟踪调查与第一手的记录资料，对于21世纪初年长白山生物种群与环境的剧烈变迁而言，也具有博物学和生态学的价值。

从文学创作而言，《山林笔记》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作家的准备工作。它包括案头和田野两个部分：一方面通过阅读前辈作家乃至科学家的作

品，观赏鉴别纪录片和其他资料获得间接经验；另一方面则需要进行细致的田野考察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往往将之归纳为“深入生活”，但深入生活究竟是口号式的还是行动式的，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还是人类学参与式的观察与介入，胡冬林以自己“半天山上半天写作”的身体力行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因而这些未经修饰修葺的文字首先带来文学原初的认知功能：“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正因为未作打磨，那些文字粗砺质朴而充盈着山野的气息和鲜活感受力，让人能从中学到许多难以直接体验的经验。“当年生的小山雀已羽翼丰满，飞起来冲劲十足。那些飞得最快最猛的，便是生命力旺盛，最可能存活下来的鸟儿。春季由于树皮下有液汁的流动，使树皮变软，母熊扒树皮省力并留下较大的爪痕和咬痕，鹿和狗也一样会留下咬痕。深秋或落头场雪时，未冬眠的储藏室以及松鼠埋松子的成片林地，它会快速大吃猛吃，因为这时的每一口肉和坚果都是它成功冬眠的保障。狐狸粪在春季雪白干燥，说明它吃了许多啮齿小动物，夏季呈深棕黄色是因吃多了虫子，秋季色黑湿润是吃了许多美味的越橘。”（1267页）胡冬林以一颗赤子之心，敞开心扉，接纳着长白山的一切，那些在城市喧嚣与嘈杂中渐趋迟钝的感官变得敏锐起来。

“太阳刚烘暖干枯的蒿草，它们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声音很小却干脆、清楚，尤其当植物多是烟管蓟、风毛菊等耐旱植物时。忍不住好好倾听一会儿，这声音平时无人理会，它却是大自然在一年中这个季节最重要的一环——播撒种子。正是这无数微小的毫不引人注意的声响，在每个最平常的草中连连作响，把种子弹向大地。”（158页）——这是声音。“鸡树菜莢大规规模开放，在绿树丛中特别惹眼，味道是鲜润的树叶清香。溪笋开花，高贵清雅，难以形容的深蓝并透一丁点紫。采了大苞苣草的花苞，尝尝打肉肉的味道。刚才闻了闻鲜花苞的气味，像蘑菇味，而且是冻蘑菇味道，好闻。野芝麻花有股鲜芝麻味。缙草花春秋战国时只有士大夫可以佩戴，它发出一种清淡有内涵的久久不去的幽香。”（99页）——这是气味。深林里的树生草长、光影移动、兽迹离踪，在在触发着观察者与阅读者源自生命原初的感受，也使得人与自然再次相系起来。

在这个人与自然重新相识的过程中，由感性引发对于片面发展观的反思，即所谓幸福。胡冬林7年来的日记中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声音：山林让人感到开心、放松、快乐。“山林、大树、自然于我是朋友、医生、良药、空气、水、灵感、沉思氛围、兴奋点、审美对象、老师、亲密伙伴、倾听者，甚至是最心爱的对象。心相连，魂相伴，昼思夜想，一天不上山就不舒服，而且所有人世间的牢骚、烦恼、忧虑都丢在脑后，单单沉浸在新鲜纯净的森林空气中就让人有极大的满足感，更别说有脑可欣赏，有鸟歌愉悦心灵，有绿色滋养眼睛。大脑此时会自动去寻找和发现写作的词句、素材、细节、框架，一上山大脑就活起来、动起来了。每当沉浸在大自然中，产生灵感之时，我甚至会窃喜：只有我一个去感受、聆听、汲取、吐纳这一切，难道还有人比我更幸福吗？”（70页）山林之于胡冬林不仅是精神上的，同时也是肉身上的原乡。

远离尘嚣与进入现实并不矛盾，它们构成了生活的不同侧面，人类本由自然中而来。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人与自然的命题，只是伴随着技术化、工业化与商业化的进程，自然原乡被遗忘了。胡冬林的实践与写作，重新弥合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缝隙。这种弥合又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他看来，“生态系统本是一张完整的大网，某一个细微之处被拽断一根线就会出现一个破洞，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洞带来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1014页）。人只是繁复庞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却是最具破坏性的一环，如果听凭工具理性与极端功利思维的支配，将会给人类与其他生物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最终危及到人身。

晚近一些年来，生态危机与环境问题以及建构“美丽中国”的愿景，已经促使中国文学界对生态和自然的日益重视。这种文化与文学结构性变化，显示了中国文学发展颇具活力的一脉。胡冬林属于先行者之一，他的壮年远去，无疑是中国自然文学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他留下的皇皇100多万字的《山林笔记》，却成为后来者可以借鉴与参考的丰厚遗产，本身也成为自然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生物学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术语“鲸落”，是说当鲸鱼死去，它的遗体会在海底形成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无数海底生物赖以生存。鲸鱼以其死亡为其他物种提供机会和平台，自身也成为物质和能量循环、营养和能量流动的重要环节。胡冬林通过眼睛与文字重新发现的“倒木”构成了与“鲸落”同样重要的意象，大树倒地，并不意味着一切的消亡，它为动物提供藏身与活动的场所，为菌类与草木的生长提供持久的滋养，最后化身尘土，重回自然。一切悲伤的死亡都孕育着壮美的重生，这是天道自然的启示，也是亘古不灭的永恒法则。

